

■工友情怀

功夫小子“绣花心”

□朱宜尧文/图



高速铁路的开通，加速了红外线设备的更新和改造。红外线原有的老型机全部更新换代，还有新

开通的高铁线路，全部按照要求安装新型红外线动态监测设备。这样的工作量可不小，安

装、改造设备需要在规定时间完成，设备检修标准又不能降低，大龙挑起了“大梁”。安装12台红外线动态监测设备大龙硬是一处没落，起早贪黑地干，接线、安装、调试，将近一个月，出去时没觉得什么，等回来时大龙和其他几个同事黑了一圈，好像涂上了一层漆。

大龙心细，有一颗绣花心。所有探测站的接线、调试等细小入微的活都由大龙操办。别说工长放不放心，大龙首先不放心。“咱安装的设备，虽然以后包机人不是咱，也不归咱检修，但这活绝对一点不差，差一点也不行。”后来习惯了，工友安装完设备，大龙必要检查一遍，螺栓紧固程度、接触件是否松动、通讯灯发射机作用如何，再过一遍

筛子，这才完完全全放心。

每次去探测站施工、检修，大龙亲自检查所带工具，几个扳手、多少个零部件、红旗带没带、喇叭好不好用、对讲机作用如何。等施工结束，用了几个零部件、还剩几个、装在哪里、旧物件回收没等等。在大龙心里，红外线检修作业要具备绣花的耐心和细致程度。

车间职工都愿意和大龙一起检修，每次施工或检修，琐事多，真有带东忘西顾此失彼的时候，大龙心细，啥事儿都能想在前头。

大龙的技术业务又没得说，工友亲切地称为“功夫小子”。去年局红外线表演赛大龙获得个人全能第二名的好成绩。红外线那些事儿都装在大龙心里。

■独家连载

■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■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造化同工

(小说) □关明

奇遇汽车撞坦克 痛说货运疾苦声 (上)

“你们开这么个大家伙上路，既没有交警敢扣你的车、也没有路政敢罚你的款、更没有小偷敢偷你的油！哪天我也开这么一辆，路上遇见油耗子，当场轰他一炮！”

——货车司机郑道乾的赞叹

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一条县道上，风雪交加，天寒地冻，货车司机郑道乾一边开车，一边嚎啕大哭。

昨天晚上郑道乾卸完货，草草休息了几个小时，今天早上五点一觉醒来，发现油箱被人偷空了。这一箱油至少有400升，让他损失了2700元。

他气得大骂：“油耗子，你们太欺负人了！不得好死！”

油耗子，是司机对偷油贼的统称。公路上的油耗子是货车司机的切身之痛。

“我们容易吗？”他自言自语，前前后后重复了三遍。然后情绪激动地把油耗子的全家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。

他媳妇和他一起跑车，安慰他说：“好好开车吧，雪天路滑，你开慢点。油被偷了又找不回来，你再出个事故，咱们损失就更大了。”

这辆大卡车是他的全部家

当，贷款50万元买回来的，每个月车贷就要还一万多元。孩子上学的钱、家里吃饭的钱、父母看病的钱，全靠他和他的大卡车。为了生活，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以上，用这样的工作强度换来的收入，却被油耗子干净利索地偷走了。

郑道乾恨恨地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我为什么要睡那么死啊，也许早醒一会，就会发现他们，油也不会丢了。这些油耗子们，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”

她媳妇说：“发现了又能怎样？你没有发现，只是丢了一箱油，如果发现了，他们当场明抢，你还不是只能瞪眼看着，搞不好送了命。”

听了媳妇这话，郑道乾默默闭上了嘴。这些油耗子们活跃在各大服务区，不仅偷油，还威胁着货车司机的人身安全。这不是郑道乾第一次被偷油了，以前他还被抢过。有一次在服务区遇到了油耗子。当时自己只有一个人，而油耗子是成群结伙来的，他只敢在车上装睡，任由油耗子把油箱里的油抽走。他的同乡、也是开货车的小李在四川境内遇到油耗子偷油。他下车驱赶，没想到油耗子们竟然直接开车撞人，导致他当场身亡。

在郑道乾哭着骂人的同时，同一条道路上，一辆造型威猛的新型战车停在路边，正是南川重工的试制样车“苍狼”。

试制项目组工程师宣扬、驾驶员魏建华、试验员蔡红光他们几个在机舱里爬进爬出，累得满头大汗。

“找到原因了，转速传感器2号插头松脱，已经换好。”魏建华爬出来。

魏建华刚从车上跳下来，就听到一阵刺耳的鸣笛。宣扬一把拖住他，大声喊道：“快跑，快跑！”

魏建华有些发懵，稀里糊涂被他拖着跑开没几步，回头一看，又吓出一头汗来——只见一辆大货车在冰雪路面上刹不住车，打着滑向他们撞过来，眼睁睁地看着撞向了战车的尾部，这才停了下来。

司机郑道乾从驾驶室下来，查看碰撞情况，所幸撞上的时候速度已经不快，受损不太严重。但货车的保险杠已经脱落，车头也有些变形了。

魏建华跑过来，怒冲冲地拉住郑道乾说：“你怎么开的车！”郑道乾连呼倒霉，刚才路上被偷了油，现在又撞了车，这一趟跑下来，算是彻底赔惨了。

情急之下，他突然有些鬼迷心窍，失去了理智。他想，撞的是坦克，那肯定是公家的，兵工厂财大气粗，得让他们赔我的损失！想到这里，他对魏建华说：“不行，你们不能走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你们要赔我的车！”

(连载17)

饮水思源

□张大锁

水是生命的源泉，是与咱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。改革开放40年来，老百姓在吃水方面的变化可谓巨大。

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，我们村里只有两眼水井，一眼在村西，一眼在村东。井台是青石板铺成的，有一个小小的坡度。井圈是一整块石头凿成的，井壁是圆形，井台外面是八角形，上面架着轱辘。井是什么时候建成的我不知道，但井圈被绳子磨出的一道道深深的印痕足以证明它的久远。

那时候，每天的清晨和黄昏井边最为热闹。家里的男人们说说笑笑挑着水桶来打水，井台的水桶排成了两大溜。各家的大人都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叮嘱孩子，千万不要到水井边去玩，免得一不留神掉下去丢掉小命。大人的话是有道理的，在井边玩耍的确很危险，尤其是数九寒天，井台上溅的水结成了厚厚的冰，尽管有好心的大爷时不时用铁锨铲，但走上去依然“哧溜哧溜”打滑。我虽然是个七八岁的男孩子，但生性胆小，对水井心存敬畏，基本上不敢单独靠前。只是有一次大雨之后，在大家的怂恿之下，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起趴在井沿儿往里窥视过。井水很清澈，离井口约两米，井壁长满了青苔，两只青蛙鼓着肚子在水面游来游去，不时停下来仰着小脑袋朝上观望。多少年之后，每每给学生讲到《坐井观天》一课的时候，我的脑海中还会浮现出两只青蛙无助的样子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村里开始挖沟安装自来水，两眼水井完成了历史使命，被填上变成了宅基地。但由于当时村里财力有限，只能是将自来水安装到马路边，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。虽然偶尔也会排队，但比起去水井挑水方便了不少。自来水好用，冬天却比较难办。滴水成冰的日子里，尽管水管子和水龙头被包上了厚厚的稻草衣，依然会冻得结实。此时，住得最近的大妈，就会烧上一壶滚烫的开水，从龙头处一口气儿浇下。如果冻得不厉害，这一壶水就足以解决问题。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

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但是赶上冻得瓷实的时候，两三壶开水也不一定成，就得架上干柴点火烧上一会儿。火烧是最后的办法，弊端不少，不仅要毁掉自来水的“冬衣”，还可能将水管子和水龙头烧裂。

不过，没几年自来水就被安装到了每家每户，比较讲究的家庭还可以自己掏点钱将自来水引到自家厨房。这下可好了，不但免去了男人的挑水之苦，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不用担心水龙头被冻上没水吃了。

进入21世纪，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，纷纷盖起磨砖对缝的新瓦房。有的还因为新农村改造搬进了统一规划的单元楼房。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，使得大家对于吃水的要求越来越严格。大家陆续在自家的厨房里安上了“五重过滤”的净水器。一次我回家看望老妈，她在水龙头接了一碗水递给我，不无自豪地说：“这过滤水可干净了，直接喝也不会闹肚子。咱家的烧水壶，都用了一年了还锃光瓦亮的！”

如今，咱老百姓吃水已经不局限于“五重过滤”，而是越来越讲究。不说别人，就拿我来说吧，家里安装了两台饮水机，随时可以喝到冷热适度的水。

爱人还提出明确要求：“桶装水要名牌的，必须是矿泉水，纯净水喝多了缺少矿物质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”

雨后趴在井边看青蛙，数九寒天火烧水龙头的经历，只能被我当做故事讲给女儿听了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